

乘著歌聲的翅膀 - ON WINGS OF SONG

作者: Jihong Xu 文字校對: 鴻雁, 計冠光



個願望: 尋找一個不用害怕排斥, 可以自由學習, 自由生活的空間。父母對教育的執着和美如自己在學業上的努力又給了美如追求願望的能力。

美如的姐妹和一些朋友離開了父母, 回到了中國。而美如在中學畢業那一年, 用了八個月的時間學好的德語, 並經高中同學幫忙, 申請了德國的大學。

2. 青春燦爛的歐游求學
18歲的美如離開了印尼, 只身前往當時的西德。在以後的十二年裡, 美如在 Mainz 完成了 Johannes Gutenberg University 預科, 並得到校長的推薦去一家建築設計事務所做學徒, 然後考入了斯圖加特大學建築系。她也第一次在葡萄園和洗衣廠打工, 自給自足, 開始了艱苦但自由的學習與遊歷。

美如談到了選擇建築學的最終原因: "我到事務所的第一天便喜歡上這項工作, 那些圖那些模型。這正是我想做的工作"?

歐洲是建築學子的天堂, 也是體驗音樂人文的佳境。德國大學對異國學生很友好, 只要考得上, 都免費上大學。但在印尼的家庭的收入畢竟不及德國最基本的消費水平。楊美如學會了自立。她用 "幸福" 描述在德國的第一份工作: "德國九月常常是陰雨綿綿, 也開始冷了。園主開了車將我們接到葡萄園去剪葡萄。中午園主也為我們準備了家常的食品。很開心的, 雖然很累。但是葡萄的季節只有那麼幾星期..."

"拿薪水之後, 我們不停地向他們致謝。對我來說, 那是很豐厚的報酬, 我不停地謝謝他們, 老闆說 '謝什麼, 這是你自己的汗水。' 當時的感覺好幸福。"

用自己掙來的薪水, 在緊張的學習之餘開始了歐游, 如哥德詩中所說: "東方的美樹來到

一個願望, 希望這舞臺的設計能再建在公共場所為匹茲堡人所利用。

居家辦公, 漸漸長大的女兒也在學校為各項活動和課業忙碌, 美如有機會回到音樂的世界, 進入一個自我提高的苦練的階段。

4. 音樂是世界的語言, 音樂的情感泛世相通
楊美如曾在匹茲堡中文學校教孩子們二胡和其他民族樂器, 演出和創作的機會不多。有一天, 她在廣播里聽到了一段二胡協奏曲。她音樂的渴望與靈感頓如泉涌。不久, 她托一個學生的家長在中國買了一把音色較好的胡琴, 開始 "下海"。

在這過程中, 遇到的一個對她音樂事業很關鍵的人: 二胡演奏家韓華奇。韓女士曾多次指導美如技巧和並交流音樂體會。在一次演出中, 韓女士鼓勵美如走到台前和其他音樂大師一起演奏。美如緊張忐忑, 但走到台前的美如給了聽眾美好的驚喜。多年的苦練與音樂素養讓美如帶著情感的弦音繞梁。

演出堅定了美如探索音樂世界的決心。在 20 多年中嘗試多種合作交流的平臺和渠道。每一次合作都給了她新的啟示和靈感。

"音樂是直接的, 音樂人的合作, 沒有語言的障礙, 也沒有國界, 因為音樂就是語言。二胡如人聲, 但旋律和情感也是相通的。" 楊美如的音樂世界一如她的藝術理念, 融合各種音樂的原素, 用音樂做為一種對話的語言。

"我曾和馬里來的音樂家一起演出。馬里人說我的二胡拉的是他們家鄉的曲子。很自然的我們就可以合奏。"

多少次楊美如在演出中遇到不懂英文的樂手, 也許是羅馬尼亞人, 也許是阿爾巴尼亞人, 但曲終時,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我曾親聆了一場美如組織合作的音樂盛筵: 兩個古老文明對話: 波斯揚琴和中國揚琴。同源的樂器千年前分別於歧路。那天不同的定弦不同的調音, 但沒有啞啞嘈雜的混亂, 而是大弦嘈嘈, 小弦切切, 錯雜有度的和諧的對話。

不管是在圖書館, 或在佳節聚會, 或藝術節融合音樂的盛宴, 楊美如和她的音樂夥伴們給我們帶來的是音樂人和聽眾的互動和共鳴。

這裡給大家介紹經常性的組合:
AppalAsia

我曾是這三重奏組合的熱情的粉絲, 有幸分享這個組合的美妙音樂。楊美如的二胡和中胡, 紐約爵士出身 Jeff Berman 的美式揚琴, 鄉村音樂家 Sue Power 的 banjo 等, 是 AppalAsia 的支柱。

樂隊始於美如和潔夫在一場文化節的偶遇和在朋友家庭音樂會的邂逅。美如教杰夫中國曲子, 也嘗試給杰夫配器伴奏。一年後, 蘇珊帶著 banjo 加入了他們。三種樂器源於三大洲: banjo, 非洲, 雖然多用與美國鄉村音樂; 二胡, 千年前由亞洲北部莽原的胡人而來; Lap Dulcimer, 歐洲, 彙聚在美國。杰夫和美如都寫曲子, 各自有自己的風格。這看似矛盾的組合卻完美地用一首又一首的曲子將聽眾帶入酣暢淋漓的音樂的對話, 時而似是在江南小鎮的小橋上, 一個遠處的楊琴的問話, 回答的是醇厚的二胡的弦音; 時而是美國山區的 banjo (斑雀) 的金屬質感的感慨,

(下轉 P23)

我的花園"。

談到歐游的體驗, 美如感慨萬千: "你去一個國家, 看到他們的建築, 去博物館看他們的文化, 旅途中自然地吸收了很多的東西。這些對我設計和音樂的理念都影響很大"

看和聽是種體驗, 更深層的是人與人的直接交流。在斯圖加特, 她結交了很多朋友。

楊美如認識了她未來的丈夫, 一個學機械工程的越南裔美國人; 十年後隨先生來到了匹茲堡。

美如跟一個秘魯學生和一個土耳其的女孩被稱為三姊妹花。她們一起出行, 互相學習彼此的文化。這些朋友向她開啓歐洲以外的歷史人文的大門。

美如說: "曾經我對很多一些印尼主流的宗教很害怕。但這些朋友讓我看到了穆斯林人的平和的一面。我也開始習慣並喜歡上了土耳其和阿拉伯的音樂。"

在學習之餘交流時, 美如經常用手風琴和小提琴與朋友們合作。一些朋友知道美如會拉二胡, 便鼓勵她重提二胡, 為他們的音樂活動添一些東方文化的韻味。美如遺憾地說: "可是我沒有琴"。

楊爸爸聽說了此事, 馬上托美如的姐姐在香港買了一把二胡, 讓一位每年到中國旅遊的德國朋友手提帶回德國。

"我的技術很生疏, 但音樂似乎就這麼從弦上響起。二胡, 這最接近人聲的弦音也就這樣進入了在德國的大學。"

程一樣。"

很多建築師執著于自己的風格, 但美如卻是在 "客戶的聲音中尋找一種共同點, 然後整合自己和客戶的靈感, 信手而成"。

1997年, 楊美如建立了獨立的建築事務所 MJI Architects, 以接小項目為主。這段時間, 她的東方文化的浸潤, 歐美建築的教育訓練, 以及多年來對多元文化的體驗與理解開始更好地整合, 同時她也更加關注用自然建築材料來表達對自然環境和歷史的尊重。

美如的作品很多, 這裡我想介紹兩件:
為匹茲堡的像徵設計的河鳥, "幕啓幕落" 飛天舞臺。

河鳥的設計概念以匹茲堡的雙河交匯岸芷芳州為自然背景(河中的駁船為基台), 應用光能和新材料建造振翅欲飛的巨鳥以弘揚環境保護與發展。

飛天舞臺借用了中國古老神話, 嫦娥懷抱玉兔飛天奔月的故事。舞臺設計在一個 "圓" 字: 幕啓從圓形月洞門或兔穴洞口的概念出發, 結合西方童話愛麗絲的夢游仙境的魔幻場景, 從那個如圓鏡的洞穴中進入仙境, 又從這個神奇的洞中羽化。中西神話完美的結合, 也恰應了莊子的 "無始無終", 或楞嚴經中的: "從無始來" 的概念。舞臺實體建築象半把小提琴, 入口的圓門兩邊的結構可做樂器, 台幕用鋼線掛鈴, 台頂蓋有孔雀羽毛。這個設計體現了美如對音樂藝術的執著的追求和世界一體的思想。

這個實體舞臺已被競標贏走。美如仍有一



一個在印尼長大的華裔女孩子, 只身前往德國求學的建築師, 是如何編織多元文化交匯的音樂傳奇?
有幸在一個孟夏晴好的日子, 和伙一起去 Chatham Village 一個風景獨到的小區拜訪了楊女士, 在她小巧精緻的小院的綠蔭下聽她講音樂的故事。

1. 故鄉是他鄉的童年音樂
楊美如生長在印尼蘇門答臘的一個叫棉蘭的城市里。那是排華最嚴重的年代, 但她的父母卻冒着莫大的風險為自己的孩子們保留中國文化和音樂的根。

楊爸爸祖籍福建龍岩, 龍岩的山水人情使他引以為傲(為此, 她的臉上流露出眷戀的微笑), 說起龍岩咿咿有非常美好的概念。

楊爸爸常常拉二胡自娛自樂, 有一天, 他問十歲的美如是否想學? 美如點點頭。父親首先帶她去少年民族樂隊打鈴學看總譜並學節奏。隨後, 楊爸爸給了美如一大驚喜。

蘇門答臘和 Java 的福建籍華人很多從事商業, 很多經商有成。楊爸爸和他的龍岩同鄉會朋友們給孩子們從中國買來的一個完整的民樂團的樂器。人們又集資買下了幾幢相連的建築, 打通樓層, 二樓三樓做文化課和音樂教室。請來的老師上課時, 父親們在一樓喝着龍岩產的高山茶, 母親們忙着照顧孩子們。然後, 少年民族樂隊開始去了各個城市社區演出。

很歡樂, 但短暫。1965年印尼啓動了更嚴厲的排華禁令: 中文及各種方言被禁, 中文學校的建築也被政府徵用。對華人的迫害也愈演愈烈。美如在忐忑驚惶中長大。每逢街上有了騷動, 大人立刻將門關上, 孩子們有時掀開窗簾一角, 戰戰兢兢地看着外面的紛亂。

在此情況下, 棉蘭華人也不放棄他們傳統文化教育。幾個家庭將孩子們集中在某一家學習中文, 歷史和地理。民族音樂在高壓中消失了。美如也開始學習了小提琴和手風琴, 直到高中畢業。

最後的高中生活, 令美如深切地體會了人與人的隔閡與歧視。印尼和華人學生不交流, 更談不上同學友誼。這壓抑的環境讓美如有了

一個願望, 希望這舞臺的設計能再建在公共場所為匹茲堡人所利用。

居家辦公, 漸漸長大的女兒也在學校為各項活動和課業忙碌, 美如有機會回到音樂的世界, 進入一個自我提高的苦練的階段。

4. 音樂是世界的語言, 音樂的情感泛世相通
楊美如曾在匹茲堡中文學校教孩子們二胡和其他民族樂器, 演出和創作的機會不多。有一天, 她在廣播里聽到了一段二胡協奏曲。她音樂的渴望與靈感頓如泉涌。不久, 她托一個學生的家長在中國買了一把音色較好的胡琴, 開始 "下海"。

在這過程中, 遇到的一個對她音樂事業很關鍵的人: 二胡演奏家韓華奇。韓女士曾多次指導美如技巧和並交流音樂體會。在一次演出中, 韓女士鼓勵美如走到台前和其他音樂大師一起演奏。美如緊張忐忑, 但走到台前的美如給了聽眾美好的驚喜。多年的苦練與音樂素養讓美如帶著情感的弦音繞梁。

演出堅定了美如探索音樂世界的決心。在 20 多年中嘗試多種合作交流的平臺和渠道。每一次合作都給了她新的啟示和靈感。

"音樂是直接的, 音樂人的合作, 沒有語言的障礙, 也沒有國界, 因為音樂就是語言。二胡如人聲, 但旋律和情感也是相通的。" 楊美如的音樂世界一如她的藝術理念, 融合各種音樂的原素, 用音樂做為一種對話的語言。

"我曾和馬里來的音樂家一起演出。馬里人說我的二胡拉的是他們家鄉的曲子。很自然的我們就可以合奏。"

多少次楊美如在演出中遇到不懂英文的樂手, 也許是羅馬尼亞人, 也許是阿爾巴尼亞人, 但曲終時, 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我曾親聆了一場美如組織合作的音樂盛筵: 兩個古老文明對話: 波斯揚琴和中國揚琴。同源的樂器千年前分別於歧路。那天不同的定弦不同的調音, 但沒有啞啞嘈雜的混亂, 而是大弦嘈嘈, 小弦切切, 錯雜有度的和諧的對話。

不管是在圖書館, 或在佳節聚會, 或藝術節融合音樂的盛宴, 楊美如和她的音樂夥伴們給我們帶來的是音樂人和聽眾的互動和共鳴。

這裡給大家介紹經常性的組合:
AppalAsia

我曾是這三重奏組合的熱情的粉絲, 有幸分享這個組合的美妙音樂。楊美如的二胡和中胡, 紐約爵士出身 Jeff Berman 的美式揚琴, 鄉村音樂家 Sue Power 的 banjo 等, 是 AppalAsia 的支柱。

樂隊始於美如和潔夫在一場文化節的偶遇和在朋友家庭音樂會的邂逅。美如教杰夫中國曲子, 也嘗試給杰夫配器伴奏。一年後, 蘇珊帶著 banjo 加入了他們。三種樂器源於三大洲: banjo, 非洲, 雖然多用與美國鄉村音樂; 二胡, 千年前由亞洲北部莽原的胡人而來; Lap Dulcimer, 歐洲, 彙聚在美國。杰夫和美如都寫曲子, 各自有自己的風格。這看似矛盾的組合卻完美地用一首又一首的曲子將聽眾帶入酣暢淋漓的音樂的對話, 時而似是在江南小鎮的小橋上, 一個遠處的楊琴的問話, 回答的是醇厚的二胡的弦音; 時而是美國山區的 banjo (斑雀) 的金屬質感的感慨,

(下轉 P23)

